

胡子树

□罗锦高

在四川黄龙九寨沟和云南的普达措湖等高原原始森林里,常见许多“长胡子”的树。其中雪松雪杉和高山杜鹃等树木,枝叶间垂挂着许多浓密的“胡子”,随风飘拂,就像无数仙翁,陡增许多神秘气息。这种丝丝缕缕的胡须,名字叫松萝,是菌类和藻类的共同体,但各有分工:菌类吸收树枝树皮上的养分和水分,而藻类则通过光合作用制造营养物质。这些“胡子”不仅是滇金丝猴的美食,也为其他高寒地区的飞禽走兽提供营养。不仅如此,松萝还具有药用价值,可以提取名贵的香料,无疑是高原雪山的宝物。松萝只是高山树木的附着物,正因为树皮褶皱中积存有水分和养分,才给松萝、青苔、蘑菇等提供了寄生的空间。

其实,自身会长“胡子”的树也不少,如榕树、橡皮树、菩提树等。菩提树长大后,树枝间会长出“胡子”来,只不过没有榕树那么浓密,这儿吊了几根绳子,那儿挂了几根细带,随风飘荡,一旦着地,便钻进地缝,生根发芽,由“胡须”转变成枝条和根脉,吸纳水分,与主干一同撑起生命的蓝天。菩提树是佛教文化的象征物,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苦苦修炼成正果的故事,更为菩提树增添了几分神性。

榕树这个大家族分布在

江南各地,福建、两广地区最多。福州市因遍栽榕树被称为“榕城”。其实福建大小城市和大多乡村,榕树和香樟树都是常见的树种,街道两旁行道树,溪边、湖畔、村落,无处不是它们的身影。一个镇子里有几株古榕古樟擎天,岁月就浓郁得沧桑而幽深;一个村寨有一棵古树庇荫,就有了更为神秘的来历,那古老的岁月和稠密如麻的根脉,挽住过去又蓬勃今朝。榕树撑起的一片片浓荫大同小异,而它的胡须转变成的根脉却各有姿态:有众根成林的,有拧成麻花状的,也有独立成荫的。有的根脉紧紧抱住主干,不有不弃,骨肉相连。乡村的地面不受约束,榕树根愿意延伸到哪儿就延伸到哪儿。但城市街头的行道树就不一样了,被石块砖头框着,时间一长,树根就暴突起来,在大方框内,像盘龙一般交错,树枝间会长出“胡子”来,只不过没有榕树那么浓密,这儿吊了几根绳子,那儿挂了几根细带,随风飘荡,一旦着地,便钻进地缝,生根发芽,由“胡须”转变成枝条和根脉,吸纳水分,与主干一同撑起生命的蓝天。菩提树是佛教文化的象征物,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苦苦修炼成正果的故事,更为菩提树增添了几分神性。

榕树这个大家族分布在

从我记事起,父亲就是个大忙人——家里的农活一干完,他就进城投奔堂叔打工。山村离县城还有好几十里路,父亲每次进城或从城里返村,都舍不得坐班车,父亲说那是别人的“宝马”,要钱哩。父亲不止一次在赶路前拍拍自己的双腿,戏称这就是他自己的“宝马”。为了赶路,父亲从来都是半夜就起身独自行走。

我刚上小学那年,从城里回家过年的父亲显得心重重。父亲想拥有属于自己的“宝马”,那样去城里打工也方便,还能节省时间。母亲知道父亲有这样的想法之后,着实吓了一大跳。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,除了种地就打点零工,收入只能解决吃饭问题,连温饱都谈不上,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辆车谈何容易?父亲讪笑道:“我说的‘宝马’不是汽车。城里正流行骑自行车,也不用喂它吃喝,啥时候想走,骑上一蹬就能跑,狗都撵不上……”母亲脸上绽开了笑意,就拿一年的打工钱买来了一辆,这也是村里第一匹“宝马”,让大伙儿都开了眼。

于是那年腊月底,父亲又进了趟城。父亲一进村,立马引来一群人围观,他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,清脆的车铃声,锃亮的身,在冬日的暖阳下闪闪发光,看得人心痒痒。看稀奇的人走了一拨又来一拨,一时间,我家小镇上赶集还热闹。众人的赞叹声和羡慕夸奖的声音不绝于耳,直夸父亲不但能干还有眼光。父亲被夸得心花怒放,我们全家也非常高兴,热心地接待每一个来观看“宝马”的人。那一年春节,我们家鞭炮放得最多,也最响,我们过了一个无比幸福的年。

到我上中学时,水稻、玉米和麦子的产量一年比一年高,收成一年比一年好,国家还免了农业税。善于持家的母亲把家里料理得整整齐齐,我们再也不用担心粮食不够吃,余粮还能喂养家禽,家里有肉有蛋吃,卖了还能补贴家用。父亲骑着他的“宝马”在城里的工地上也开始包揽一些小活儿。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,父亲的“宝马”却锈迹斑斑越来越旧。那一年,父亲再次从城里返村,骑的竟然不是他心爱的自行车。父亲骑着一团铁物,也不用脚蹬,一轰油门从村口“呼”地一声就到家门口了。村里人哪见过这阵势,腿快的人早过来看热闹了,围着这个铁物不明所以。我心里想,那铁物的外形像极了个大蚂蚱,分明是一只铁蚂蚱,这是父亲的新式“宝马”。

□程中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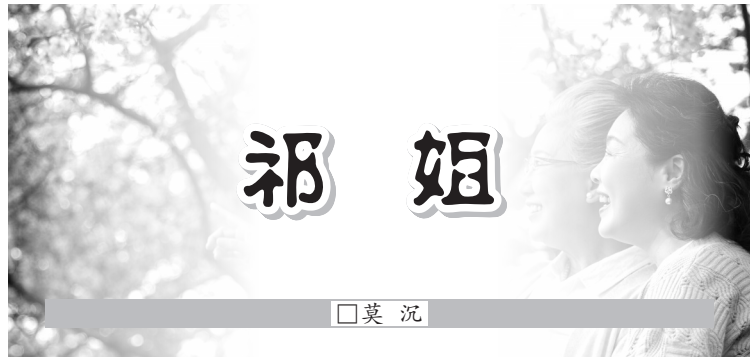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们全家人的努力下,母亲的病恢复得很好。父亲脸上慢慢露出了笑容,只是他的头上不知从何时起染上了白霜,脸上沟壑纵横,这是岁月和风霜在他脸上留下的痕迹。父亲在城里干活的口碑一直很好,他已经不能再下苦力,也放弃了揽活,说是精力不济嫌麻烦,地也不种了。老板让他在工地当个小管理,每天依然骑着他的“大蚂蚱”上下班,风里来雨里去的。唯一值得欣慰的是道路比之前要好很多,条条水泥大道通向千家万户。

我决定用攒的钱给父亲买“宝马”,免却父亲上下班风雨兼程的苦楚。当我把一辆崭新的新能源代步车开回家送给父亲时,父亲脸上是难以置信的表情。父亲一遍遍抚摸着那辆崭新的车,舒服地靠在驾驶座上,他说这车比村里任何一辆豪华的宝马都珍贵。

其实每个人在别人眼里都是一道风景,不需要刻意表演和粉饰。祁姐就是这样,坦坦荡荡地活着,执守着自己的善念良知,让周围的人交口称赞。

没退休时,吃喝玩乐是不务正业,但现在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主流,而且变得越来越讲究。吃要出滋味,玩要玩出格调,才能乐在其中。世俗就是平淡自然,没有粉饰与矫情,没有标榜与炫耀。有的只是柴米油盐,儿女情长;有的只是推心置腹,以诚相待。所以后来的聚会,不光是一同聚餐,我们还一起驾车出游、登山远眺、临水嬉戏,轻松又惬意,好像回到了正青春的时候。

大家在一起玩儿,没有主次,也不讲以谁为中心,但祁姐的热



祁姐

□莫 沉

情与大方极富感染力和凝聚力,渐渐地,大家形成了一种共识,每一次聚会她都不能缺席,和她在一起众人都觉得痛快、敞亮。

一开始大家都习惯叫她祁姐,虽然也没什么不妥,但总觉得缺少点温度。不知哪一天,也不知是谁率先开口叫她祁姐,大家都觉得这个称呼好,顺口又贴切,听起来就像自家人。尽管群里有比她年长的,叫起来依旧很自然。不管是谁,生活中多了这样一位贴心的姐姐,心里便多了一层温暖。

然而生活不可能永远风和日丽,冷不丁就会来点儿强对流天气。2019年年底,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极快的速度席卷全球。病毒凶猛又难缠,令人防不胜防。我们只能全部待在家中,避免不慎感染。

在不能见面只能微信喊话的日子里,我们得到一个更加意外的消息,祁姐生病住院了,而且不是一般的病,是乳腺肿瘤,也就是人人谈之色变的癌症。

一学期快结束了,班主任陈老师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,就是和全班同学结算班费。

陈老师是个细心的人。一学期以来的班费开支情况表就贴在教室前门边的公告栏上,共收了多少班费,哪天买了什么花了多少钱,谁是经办人(至少两人),还有收费单据等项目,一桩桩一件件,一目了然。

在一节班会课上,陈老师宣布说:“我已经和生活委员认真算过了,本学期咱们班班费还剩每人五块一毛钱,我会在放寒假之前如数退给每位同学。”

班上五十多人,就得有五十多个一毛呢,那时还没微信、支付宝。从这天起,陈老师就注意收集零钱了,去超市、菜市场,找零时就特意要一毛的,好几次弄得对方不太高兴。

放寒假前的晚自习上,陈老师拎着一大袋子零钱来了。按座位,他把五块一毛钱小心地放在同学们手里。

有的同学说,给个五毛的、

在那段特殊时期,我们无法得知祁姐的病情和采取措施,只知道在朋友的帮助下,祁姐去了医疗技术较为先进的上海治疗。大家无法见到她,只能在心中牵挂,默默为她祈福。

祁姐在医院治疗的时候,我们一直很少问候。我始终认为,人在病中,过度的问候是一种压力,是不利于治疗和恢复的。但是微信中常能见到她的跟贴与回复,有图片、语音,时常提醒大家注意防护,很少提到自己的病况,只说正在努力治疗,让大家放心。

所有人都知道,癌症病区就是生死驿站,我无法想象,祁姐是如何挺过这一段艰难日子的。记得有一次我到医院做常规检查,看到一个大约40岁的男人,瘫坐

在门诊大厅的地板上号啕大哭,一打听,原来是查出来患了癌症。这样的情况,无论是谁都难以承受。祁姐的从容面对,坦然得如同一个勇士,令人敬佩。

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,祁姐经过一年的治疗,终于痊愈归来。为了庆祝她的凯旋,朋友们又一次聚会。说是庆祝,实则只是为了抚慰她。可当她出现在大家面前时,我们都明白,任何安慰都是不必要的。

祁姐还是那样的阳光灿烂,没有劫后余生的惊恐,没有大病初愈后的疲惫与憔悴。说起话来仍然声音洪亮、逻辑清晰,笑起来仍然爽朗,没有一点杂音,让人觉得她的癌症仿佛只是一次误诊。

之后的几天,我和老伴儿去了她家,特意去看她。家里还是那么干净,她也平静如常,好像这两年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。但交谈中我们还是谈到了她的病情,虽是敏感话题,气氛却一点儿也不沉重。

一块的都行,让他们自己去分。陈老师说:“不用麻烦你们了,一毛的零钱我早备足了。”老师想得真周到。

还有的同学说,一毛钱就算了,不要了。响应者很多。“哪能算了,你们的就是你们的,不要说一毛,就是一分钱我也得如数退还给你们。”他还开玩笑说,“老师可不想成为贪污犯哦。”同学们都笑了。

傅小雷的位置空着,陈老师才想起今早他因家里有事情请假回去了,没能退还他班费。陈老师知道班上没有同学和傅小雷同村,就思忖着等寒假家访或是下学期再交给他。

期末考试公布了各班学生对班主任的测评结果,陈老师名列榜首。

寒假期间,陈老师的孩子患病,他在医院忙了十多天,等孩子病愈回家时已经快过年了。家访是没时间了,那就等下学期开学再给傅小雷吧。

不料,第二学期开学报到那

天,傅小雷的父亲替他办了转学手续。原来他们要搬到城里去了。陈老师帮忙办好手续后,拿出五块一毛钱,说:“这是退还傅小雷的班费,您拿着。”傅小雷的父亲无论如何都不肯要,一溜烟就走了,陈老师哪里追得上。

之后,陈老师翻出电话本,叫他们拿去那五块一毛钱。每次陈老师都说得很诚恳,可那边要么说不要了,要么说哪次方便了到学校来拿。可总不见他们来。

这事就成了陈老师的一块心病。一个周末的下午,傅小雷家的门铃响起。门外站着的正是陈老师。

“我来看看小雷在新学校适应得好不好,顺便把退还的班费给您带过来。”陈老师笑着说。

后来,陈老师班上的学生无论成绩如何,诚实守信这点是毋庸置疑的。

这就是我们的祁姐。

天,傅小雷的父亲替他办了转学手续。原来他们要搬到城里去了。陈老师帮忙办好手续后,拿出五块一毛钱,说:“这是退还傅小雷的班费,您拿着。”傅小雷的父亲无论如何都不肯要,一溜烟就走了,陈老师哪里追得上。

这就是我们的祁姐。

三苏祠之光

□紫月天

像。高宗乾封年间,苏味道考取了进士,并调任咸阳尉。在他的政治生涯中,历任中书侍郎、吏部侍郎、同平章事,两次担任相位。神龙政变时,他与张易之结盟,因而被贬为眉州刺史,故有了眉州苏氏。苏味道的诗歌风格清正挺秀,不张扬艳丽,与杜审言、崔融、李峤一同被称为“苏李四友”,与李峤并称“苏李”。“读书正业,孝慈仁爱,非义不取,为政清廉。”苏氏家训似是一座灯塔,照亮后人前行之路。

满园楼阁,依稀能看到当年“三苏”生活的边影。来凤轩里品诗书,瑞莲池边栽莲花,百坡亭上观鱼戏,疏竹轩间起诗词。好一派风流气象!

可叹,山水一程,人去树

在。相传三苏祠中的一棵银杏树,是为纪念苏轼、苏辙两兄弟而栽种,距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。秋意渐浓,满地金黄,只叹千秋过,斯人已去。另一棵荔枝树与苏轼渊源颇深,它是苏轼离开故乡眉州前与好友一起种下的。约定待小树长成之时,苏轼定回眉州,与友人相聚。“故人送我东来时,手栽荔枝待我归。”没有料到,从那以后,苏轼再也没有回到故乡眉州。“荔子已丹吾发白,犹作江南未归客。”苏轼又何尝不思念家乡,发已白,人却在他乡。这一等,荔枝树的年轮也近千年。

深入三苏祠,碑文林立,鸿篇巨制,寻根溯源,皆源于一位伟大的女性——程夫人。她是

苏洵的妻子,苏轼、苏辙的母亲。程夫人喜读书、识大义,苏轼、苏辙幼时,程夫人管教严格,二子同年登进士第。程夫人教导有方,塑造了苏轼、苏辙兄弟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;程夫人睿智勤俭,使丈夫苏洵“浪子回头”,摒弃玩乐,一心攻读,教育两子。苏氏才得以光耀门庭,文震四方。司马光更是盛赞其“勉夫教子,底于光大”。

初秋时节,携步子步入三苏祠,眼前的景象似一簇簇火苗照亮了通往诗词世界的道路,使人不由得想重新深刻体悟“三苏”的思想精髓。

斯人已去,愿三苏祠长久留存,如“三苏”的诗词一般滋养中华儿女。



小小小说

班费

□陈国凡

三苏祠位于四川省眉山市,是北宋诗人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的故居。三苏祠是占地面积104亩的古典园林,亭台楼阁、水榭碑文、古树参天,实乃人间胜景,也是三苏文化孕育的起点。

入门,一副对联道出世人对三苏的盛赞:“北宋高文名父子,南州胜迹古祠堂。”门栏上是黑底金字的横匾,上刻清代大书法家何兆基所书的“三苏祠”三字。

正殿又名“谿殿”。谿者,享也。谿殿是祭祀“三苏”父子的殿堂,是三苏祠的正殿。堂内高悬“是父是子”匾额,意为“三苏”父子家学渊源深厚,苏轼、苏辙两兄弟的成就离不开父亲苏洵的言传身教。殿内供奉三人塑像,正中坐北朝南、身穿红袍者是“老苏”苏洵,东西两侧穿紫袍者为“大苏”苏轼、“小苏”苏辙。父子三人诗词一绝,流芳千古,人称“凝炼老泉,豪放东坡,冲雅颍滨”。

盈盈一水间,郁郁满门贤。启贤堂里陈列着苏氏列代先祖牌位,供奉眉山先祖苏味道画